

東京上元夜狂歡指南

宣德門是北宋東京汴梁¹ 皇宮的正南門，是大宋辨識度最強，也格外用心營造的一座城樓。宣德門的主體結構包括城門樓、朵樓² 和闕樓，形成一個「凹」字形。正中央的城門樓面闊七間，屋頂為單檐四阿頂，由綠琉璃筒瓦鋪就，正脊兩端有鸞吻作龍口吞脊狀，屋頂兩翼有明顯的翹起。屋頂下的斗拱、椽子、角梁都塗成紅色，牆壁皆磚石間甃，雕刻龍鳳飛雲之狀，椽檐層層疊疊，極盡精美之能事。下列五門，皆金釘朱漆。城門樓兩側通過斜廊連接兩座朵樓，朵樓又通過行廊連接前面的闕樓，整體造型清秀靈巧。（見彩圖 1-1）

宣德門是東京中軸線御街的起點。門前是御街最寬處，寬達三百米，圍合成一個後世意義上的「丁」字形皇家小廣場。一路南行，經州橋跨過東京城的東西幹線汴河大街後，御街才開始收窄。繼續往南，走過朱雀門，再跨過龍津橋，直到外城的南熏門，這條兩公里長的御街才算是走到了頭。御街兩邊分佈有包括大相國寺在內的重要公共建築，是東京城當仁不讓的景觀軸。御街兩邊乃御廊，一度允許市人在其間擺攤設點，政和年間才禁止。廊前各安置黑漆杈子。路中央用朱漆杈子隔出的中心御道許車馬行走，行人只能在朱漆杈子之外的廊下行走。御街兩側石砌的御溝之內遍植風

1 今河南省開封市。

2 朵樓，即「觀」。宋人高承寫道：「周有兩觀……俗謂之朵樓。」〔宋〕高承《事物紀原》卷八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，442頁。

荷，御溝邊依次種植桃樹、梨樹、李樹、杏樹，行人於一片錦繡中閑庭信步，情調十足。這樣具有層次、人車分流的道路景觀設計，即使現在來看都算是匠心獨具。（見彩圖 1-2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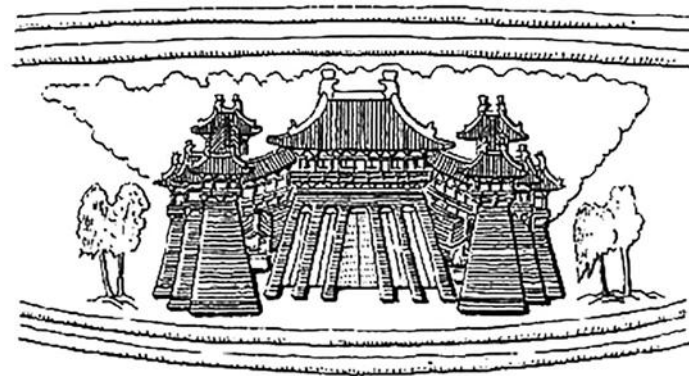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1 遼寧省博物館藏鹵簿鐘上的宣德門形象
（傅熹年《中國古代建築十論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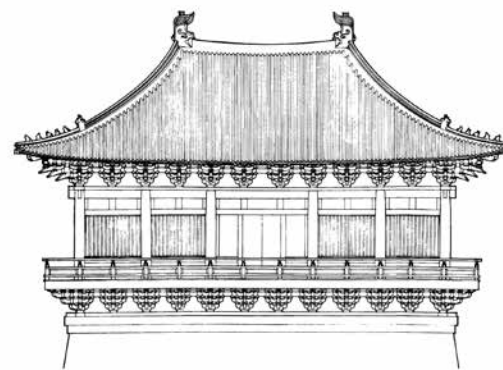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2 北宋東京宮城城門宣德樓復原立面圖
（郭黛姩《中國古代建築史》第三卷，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，2009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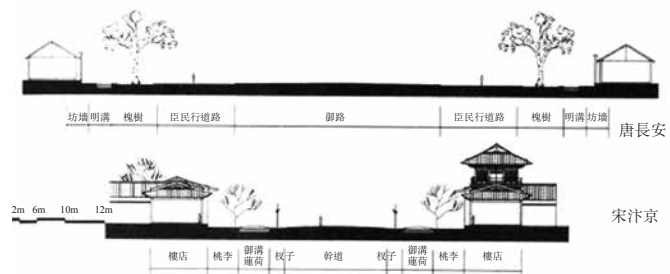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3 北宋東京御街與唐長安朱雀大街橫斷面比較圖
(李路珂《古都開封與杭州》，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)

這是東京土著孟元老魂牽夢縈的一條街、一座城。南宋紹興十七年(1147)除夕，「靖康之難」似乎已是過眼雲煙，孟元老已在西湖邊柔軟旖旎的臨安城住了十幾年。然故國難捨，故城難忘，他經常回想起曾生活過的東京城，那是一座怎樣的城市呢？是「燈宵月夕，雪際花時，乞巧登高，教池遊苑。舉目則青樓畫閣，繡戶珠簾。雕車競駐於天街，寶馬爭馳於御路。金翠耀目，羅綺飄香，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，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」。¹其實平心而論，臨安之繁盛，比起東京也不遜色幾分，可臨時安穩下的江南煙雨，却怎麼也無法取代東京御街上吹過來的風，那是盛世的氣息，是夢裏才能看到的故鄉。

讓我們把時間調回到北宋時期的東京城吧！是日正月十四，萬幸能趕上上元節喧鬧的最高潮。不妨把脚步放慢一些，宣德門前的燈火可千萬不能少看，哪怕一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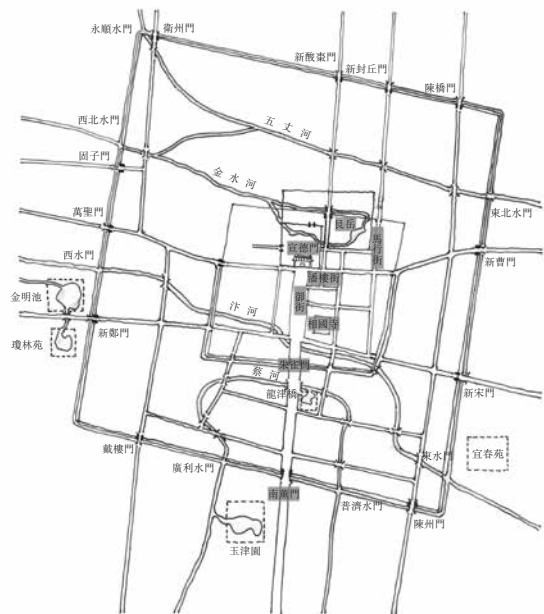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4 北宋東京城手繪平面圖
(根據郭黛姪《中國古代建築史》第三卷《北宋東京城市結構圖》改繪，作者：崔旭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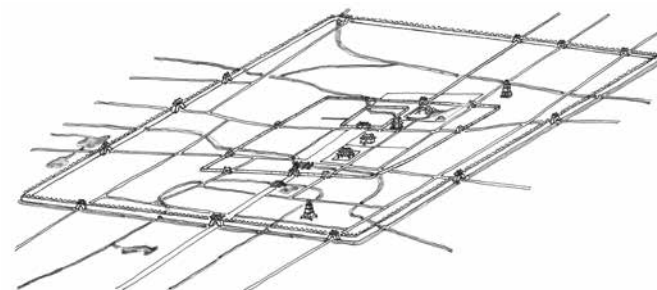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5 北宋東京城手繪軸測圖
(根據郭黛姪《中國古代建築史》第三卷《北宋東京城市結構圖》改繪，作者：崔旭川)

1 [宋]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·序》。

北宋上元節張燈活動沿襲自唐朝，但規模更大。據《宋史》記載：

三元觀燈，本起於方外之說。自唐以後，常於正月望夜，開坊市門然燈。宋因之，上元前後各一日，城中張燈，大內正門結綵為山樓影燈，起露台，教坊陳百戲。天子先幸寺觀行香，遂御樓，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，飲從臣。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。東華、左右掖門、東西角樓、城門大道、大宮觀寺院，悉起山棚，張樂陳燈，皇城雉堞亦徧設之。其夕，開舊城門達旦，縱士民觀。後增至十七、十八夜。¹

宋初張燈為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日，太祖乾德五年（967）下詔，「上元張燈，舊止三夜，今朝廷無事，區宇乂安，況當年穀之豐，宜從士民之樂。具令開封府更放十七、十八兩夜燈」。²自此增加十七、十八兩天，上元節一連張五天的燈。太宗太平興國六年（981），更是將燃燈五夜形成了一種制度。

上元節是北宋歡度春節活動的高潮，亦是尾聲。這一系列活動自冬至開始，到上元結束。其間，冬至、元日、上元每個佳節的全國性假期竟然各自多達七天，簡直像個連續劇。從冬至起，東京城就進入了喜氣洋洋、沒完沒了的節日狂歡模式。大年初一，皇宮內舉行大朝會，來自大遼、西夏、高麗、回鶻、于闐等國的使節依次覲見皇帝。其中遼國使臣的待遇尤為不同，朝廷為他們在其下榻驛館都亭驛單獨設宴（高麗國亦有此待遇），之後的專有行程還包括：初二去相國寺燒香，初三到南御苑射箭。也不知是為了陪玩還是為

了鬥氣，皇帝還特意打發自己的勇士去陪遼國使臣射箭。當宋朝的伴射勇士凱旋時，興奮的民眾早已經在外面排開「粉絲隊形」，一路為勇士們叫好。

宣德門前的燈山搭建工作從冬至之後便兢兢業業地開始了。燈山這邊廂在勤懇建設，另一邊則聚集了一群不甘寂寞、過分激動的路人，他們早已經迫不及待地聚集到樓前的御街。兩廊下各種奇怪怪的表演節目正在火熱上演，有奇術异能、歌舞百戲，樂聲嘈雜到十餘里外都能聽到。還有體育活動擊丸蹴鞠，雜耍表演踏索上竿，趙野人表演倒吃涼麵，張九哥縱情吞鐵劍。這些還算正常。「魚跳刀門」「使喚蜂蝶」「追呼螻蟻」究竟是何場面？光聽名字都一頭霧水，一定得去宣德樓下看個究竟不可。

到了正月初七，各國使臣入朝告辭，他們前腳剛走，後腳宣德樓前的燈山已經火速點上了，一時間，金碧相射，錦繡交輝（不知道有沒有貪玩不愛走的使臣呢）。燈山上挂有大牌一面，寫着「宣和與民同樂」。燈山兩側用五彩紮成文殊和普賢兩尊菩薩，分別跨在獅子和白象之上，連手指也沒讓菩薩閑着，不僅晃動不停，還從每個指尖流出一道水流，用轆轤絞水升到燈山最高處，用木櫃儲藏着，按時將水傾瀉下來，有如瀑布。皇帝的座位臨時安排在宣德樓上，正月十四這天，御輦先觀燈山，繞一圈得見全貌之後，聖駕登上宣德樓，黃色布簾蓋住天子龍顏，接受樓下的民眾瞻仰，一聲聲「萬歲」不絕於耳。

「東風夜放花千樹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路。鳳簫聲動，玉壺光轉，一夜魚龍舞。蛾兒雪柳黃金縷，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燈火闌珊處。」一想起上元節，連憤青辛棄疾都忍不住柔軟起來。一連五天的上元燈

1 《宋史·志第六十六·禮十六》。

2 《宋大詔令集》卷一百四十四《遊觀·十七十八夜張燈詔》，中華書局，1962年。

節，東京城無人入眠，只因捨不得閉眼。千街萬巷點着日月燈、鏡燈、琉璃燈、諸般巧作燈、海鮮燈、詩牌燈、平江玉柵燈、萬眼羅燈、馬騎燈、走馬燈……富人區馬行街，十里燈火，盞盞精品，因此最為熱鬧。背景音樂也少不了。每個城門都設置有官家樂棚，千家萬戶的宅院中，音樂的演奏也一刻不停。

著名的東京少年郎，那些風頭正勁的富二代，顯然是喝多了酒在街上跑來跑去，連心愛的寶馬都跑得更歡了。城樓上的倒霉禁軍耐不住寂寞，只得用竹竿挑個燈籠伸出來晃悠，堅決不做掉隊的那一撥。「天碧銀河欲下來，月華如水浸樓台。誰將萬斛金蓮子，撒向皇都五夜開。」¹ 婦女們精心打扮，佩戴着棗栗般大小的小燈籠，並加上珠茸作為裝飾²，走在燈火裏，便是自在光影若夢。這滿目的璀璨啊，像滿天的繁星落到了東京城，」炸出個火樹銀花不夜天，又像是所有的夢想全都成了真，不然美景如斯，哪裏像是在人間？

宮漏永，御街長，樂聲與人聲交融，華燈與月色爭光；人未散，夜深沉，眼見車水馬龍，耳聞歡聲浮動。狂歡上元，只需快活，此時四海升平，此時不知歎息。

看那滿城煙花散盡

還從上元節說起。話說北宋末年的知名反賊宋江、柴進、燕青、戴宗和李逵一行五人，趁着上元節期間東京城熱鬧、鬆散、守備不嚴，成功混進城去。

那是正月十四的黃昏，明月已然東升，夜空如洗，萬里無雲，李逵被委屈地留下來看房，其餘人則裝扮一番，混在社火隊裏，一路哄入封丘門來。四人饒有興致地玩遍了六街三市，對馬行街的熱鬧尤為傾心。轉過御街去，看到兩行都是風月牌，中間有一家格外別致，外懸青布幕，裏挂斑竹簾，兩邊碧紗窗，外挂兩面牌，牌上各五字：「歌舞神仙女，風流花月魁。」宋江覺得不俗，便進附近茶坊吃茶，問茶博士道：「前面那家是誰家的角妓？」¹ 茶博士答曰：「東京上廳行首² 李師師。」宋江早就聽說這李師師與今上交情匪淺，便吩咐燕青去李師師處探個虛實，下不細表³。

單從《水滸傳》的這段描寫當中，我們便能領略東京城內的風月之盛，從御街拐個彎便已經是一片風情旖旎，其他地方那還了得！

御街位於內城裏的南段東側，便是鼎鼎大名的相國寺。相國寺的南邊有條錄事巷。舊時妓女們陪酒，往往承擔勸酒、行監酒令之

1 〔宋〕楊億《上元》。

2 《歲時廣記》引《歲時雜記》云：「都城仕女有插戴燈球、燈籠，大如棗栗，加珠茸之類。」

1 角妓：色藝雙全之妓女。徐渭《西廂記眉批》：「宋人謂風流蘊藉為『角』，故有『角妓』之名。」

2 行首：指名妓。

3 參見《水滸傳》第七十二回「柴進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鬧東京」。